

朱
春
雨

山 魂

上
卷

人
民
文

山 魂

上 卷

朱 春 雨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四 年 · 北 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反映我们共和国最初年代社会生活的长篇，作品通过东北山区一个小县里发生的事情，再现了新旧时代急剧更迭期间独有的风起云涌的现实生活。善良慈祥的老人，心地纯正的木把子，血气方刚的青年，尝尽人间甘苦的寡妇，开始掌握自己命运的农民，向往幸福的江湖艺人和蜕化变质分子，上自县长和林业局长，下至平民百姓和三教九流，都有充分准确的描写，故事扣人心弦，富有强烈的乡土色彩和时代气息，读来令人瞩目入情，在激动中获得生活的启迪，在艺术享受中产生对人生的思索和憧憬。

责任编辑：王 鸿 谟

封面设计：张 新 生

山 魂(共两卷)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745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39 插页 4

198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8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,001—120,000

书号 10019·3637

定价 3.15 元

纪念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年代，纪念那些推动生活车轮的人们；那个年代和那些人们，构成了壮丽的史诗。

谨将此书献给远方的森林，因为我的全部青春珍藏在那里。

——作者

上 卷

第一章

春天姗姗来迟，到了农历五月底，山里的羸弱的阳光才开始融化冰雪，车道沟里汨汨地流着泥浆，泞滑的道路常使人摔跤，散放的猪到壕埂去拱嫩草根了，公鸡想跳上陈年草垛晒太阳，狗在门洞里寻干爽地方打盹儿，瘦牛企图挣脱缰绳到山岗上寻找充饥的食物；山岗上，森林在泛青，烟也似的雾气滋润着树梢上新鼓出的芽苞儿；荒芜的田垅需要犁耙去梳理，倒塌的房架也要重竖起来……枪炮声远了，先是在山海关那面响，随后又响在淮海战场上，接着又往长江边上推进。山海关外的大地这时显得分外冷清沉寂。有多少颗惊悸不定的心，突然间平静下来？有多少双被岁月刮去光彩的眼睛，突然间又亮起来？他们嗅着炸药的余烟、血腥气和泥土的焦糊味儿，望着战火的残烬，望着城镇的颓垣，望着炮弹崩散了的粪堆，望着布满明碉暗堡的田野……昼思夜想的新世界就是这样的吗？饥谨、疲惫、倒春寒、土匪的冷枪、战乱中练滑了的投机商、每天都有的谣言，以及改变了的社会地位所带来的惊喜和茫然。当然还有欢乐里的感伤和对今后的期冀中夹带的恐虚……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春天毕竟会给人间带来的生机和希望，正在废墟上复苏……

这一年，长白山里的棒槌^①川一带，雨水特别调和，大田庄稼浆饱籽粒圆，大马牙苞米一棵居然结出三穗棒子；园田地又赶上个大年，随便拔个萝卜称称，哪个都有二斤沉。似乎泥土也有情，给这个历尽苦难的山区小县献出了五谷丰登。这么好的年景，可够县长严尚清受的，他得到各区去抓好抢秋工作，为的是颗粒还家，不让眼看到手的粮食糟蹋在早霜里。腿跑直了，人累瘦了，巴望的是让全县黎民百姓吃饱肚子，也好煞下心来，以当家作主的胸怀去谋划将来的日子。

然而，生活就象一团乱麻，你满以为料理得有条不紊，殊不知又会从什么地方出来个岔头儿，一下子又把你搞得手忙脚乱。

这几天，全县都在宣传庆祝开国大典的事，不知是由于新鲜感还是由于觉悟，抑或二者兼而有之，人们心头涌上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，不要说县城棒槌川镇里有一股张罗过节的气氛，就连四下屯堡的农户，也象办年货似的进城买东西：花布烟酒，彩纸鞭炮。突然，在一个晚上，西边下河口那儿通往通化城方向的窄轨铁路出了事：炸弹炸了小火车头，三个开小火车的，没有一个尸首是整装圆囡的；车厢翻了，坐车的死了一个，伤了二十多；活着的，也都得暂且委屈一下了，全拘留在下河口，登记造册，然后要在当地找人具保证明，才能脱身；下河口没熟人的，那就得等着官家给调查结论了，好在管吃管住，大灾星下捡了条命足可庆幸的了，耽搁几天倒也不在乎。这种年头

① 棒槌——长白山区人们对人参的俗称。

嘛，出这种事不算稀奇。只是这事儿出在这个时候，无疑是往山里人刚刚热火起来的情怀里泼了一瓢凉水，继而便不能不想，共产党靠得住靠不住？那炸了小火车的炸弹分明证实：人家的人还在这一带……

那天晚上，镇上好些人把耳朵紧贴在铁穿条穿牢了的门窗栅板上，听见了街上的急促杂沓的脚步声；那是县长严尚清率领着县武装大队执行紧急任务——他们在棒槌川镇通往下河口的山路上，截住了一股匪徒；出师不利，刚接火儿，县武装大队的一个人就被撂倒了，子弹进了太阳穴，那是没救的。一怒之下，严尚清只觉得五脏六腑都在滚油锅里翻腾，他咬咬牙豁出去了，自己领了个七人小组，在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的夜里，跟山耗子一般机灵的匪徒转悠起来，过半夜的光景，总算把十三个匪徒全收拾了，可惜没逮着活的，他自己还因为踩蹠了脚，跌进石瓮河的深谷，万幸，没伤筋没动骨，光是胳膊肘被石头擦破点皮，结痂长疤转眼就会好，全然可以不当回事；当然，林子里头的匪徒还会出来骚扰，但这十三名同党的丧命也势必会导致他们的小心谨慎。况且四下里一下子都设上了民兵哨卡，估摸在开国大典庆祝前后，不会再发生小火车被炸这样严重的事了。叫严尚清悬心的，倒是群众情绪的惶然不安——石瓮河歼匪后，他顺路到了六区的两个村子，发现老乡蹲在家里，不敢下地收秋。看来，消除炸小火车这个事件的影响，要比打发十三名匪徒见阎王爷难得多。他找六区的干部开了会，又给留守在县政府的副县长郭起打了电话，让郭起千方百计安定县城居民的情绪，尤其要稳住那些多年在棒槌川做

伐木季节工的木把们，他们是一批有经验的劳动力，万一他们因为山里边不太平而各奔前程的话，那对棒槌川林业的秋后开张是十分不利的；为此，他又给县城里的林业局摇电话，半天才把电话要通，那边回说，林业局局长兰文涛不在。

“他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回家啦！”

“是到他老婆那儿去了吧？”

“……”

电线传来的是嗡嗡声，什么也听不清。严尚清又是嘴吹又是手敲，把那捣蒜杵子似的耳机好顿折腾，无济于事，只好挂到耳机叉子上。兰文涛要是到了他老婆那儿，也倒方便了严尚清；因为兰文涛的老婆韩雪梅是七区区长，是严尚清的部下，严尚清也正想到七区看看情况，提醒各区领导清除群众的惶恐，争天时抢秋收，同时，也可跟兰文涛交流一下对棒槌川现状的看法。林业局虽说与县政府是棒槌川镇上并列的两个同级单位，一个是地方政府，一个是组建不久的企业单位，但严尚清总觉着地方政府对企业单位负有支持的责任，他不能无视林业局的艰难处境：去年，为完成木材生产任务，兰文涛就被镇上的天源字号的掌柜的狠狠地敲了竹杠。有什么办法呢？谁让共产党派来的干部不会做大木头的生意呢？外行，自然让人家捡了便宜。

于是，严尚清又叮嘱了六区区长一些话，便领着通信员刘金豆上了去七区的路。下半晌，进了七区地面，几个村子都是石碾子转动槌枷响，新粮的清香飘在凉风里，严尚清心上不由一

阵轻松，他对韩雪梅的群众工作放心了大半。看看天色还早，估摸在七区区政府所在地西岔跟韩雪梅和兰文涛谈完工作，还来得及返回县城。他回身喊小通信员刘金豆：“小伙子，我们得抓紧时间哟！”

“嗯哪！”刘金豆嘴上应着，脚却不急。终究是岁数小，心上不纳事，他既没有老乡那样对小火车被炸事件的恐怖，也没有严尚清那样对群众情绪的担心，一路走一路玩，从开着野菊花的地方剥来一张桦树皮，做了个溜溜转的风轮儿，用酸枣刺扎在根带松树桠儿的树枝儿上，逗弄吊在桦树梢上戏耍的鹌鹑。有只蓝大胆儿竟落到装着风轮儿的松树桠儿上，毫无畏惧地腆着个红胸脯，扑棱着翠蓝色的小翅膀儿，瞪着两只又黑又圆还镶着金边儿的眼睛，喳喳直叫。

“刘金豆！”严尚清又回过身，显然是不悦地提高了嗓门。

“嗯哪！”刘金豆这才省过神儿来，跑着赶上来，可眼睛还是盯着飞远了蓝大胆儿。

过了一道山梁，望见了西岔河。河边上拂动着丛生的野艾，清澈的秋水懒洋洋地泛着波光。区政府就在西岔河东沿上，是一处正五间厢六间青桐小杆扎墙的院落；房顶去年换了木瓦^①，新崭崭的发白，在一排排乌黑的房顶中，它很是显眼。近前再看，这十一间房子盖得也特别：地上竖桩，柳毛夹墙，草和大泥在里外两面厚厚抹来，然后喷上白灰，外表看去挺漂亮。这是韩雪梅刚到七区当区长时候盖的。“女人心理，图的

① 木瓦——又叫木片瓦。长白山林区里，常以木头截成小段，用斧子劈成薄而粗糙的木片代瓦，覆盖屋顶。

是好看……”严尚清暗暗嘀咕了一句，怎么说呢？他对这位韩区长的印象是好是坏，连他自己也叫不准。韩雪梅的工作抓得不错，可你让她在区干部会上谈谈经验，她就叫你扫兴；老乡都说她心肠好，可严尚清隐约听说，她和丈夫兰文涛总闹别扭……天上的云彩女人的心，谁能摸透那千变万化！

严尚清和刘金豆进区政府时，区上的公务员在打扫卫生，正用抹布收拾那块县里奖励给七区的大匾；匾上的十个大金字儿明晃晃：军队向前进，生产长一寸。一见县长到了，区上的公务员忙着找茶壶：“巧，韩区长脚跟脚刚走不大一会儿。”

“唔。她说不上哪儿去？”刘金豆问。

“没哩。可真，往常她到哪儿去总留个话儿，偏今几个没说。”区上的公务员边倒茶水边说，“我这就到下屋给你们安排住处，烧烧炕。严县长可能在这儿多住几天？多住几天吧，给老乡稳稳神儿！下河口那边噍地一声，得，这西岔人又想起老蒋来。亏着韩区长拿得住架儿，这才陆续把大田庄稼收拾回来……”

严尚清急于要见到韩雪梅，无心听区上的公务员的絮叨，随问道：“韩区长男人来过没有？”

“噢，你是说林业局的兰局长吧？来过，来过，头晌到的，我见他打区政府门口往堡子里头去了。”区上的公务员回答，“八成是到老王家去了。他们那个孩子小萍萍就放在老王家照看呢。这工夫走没走，我可不知道。”

“韩区长也住那儿？”严尚清问。

“有时候住那儿，有时候住这区政府里。”区上的公务员

回答。

“兰局长来时也住那儿？”严尚清又问。

“这——我可不知道。”区上的公务员迟疑了一下，把一句到了嘴边的话吞了回去，接着说，“兴许，兴许是住那儿。老王家东西两个屋，炕也挺宽绰的。”

“哪个老王家？”刘金豆问，“是不是铁笛王家？”

“对对对，就是他家。按说，严县长也该知道，那铁笛王是林业局的铁匠，还会吹铁管笛子，吹得那个好听呀，这一带没比的，大人孩子都认识他呢！”区上的公务员说。

“见面儿或许认得。名儿倒是早听说。”严尚清回道。

“咳，严县长你倒是该见见他。认识人是其次，听他吹吹笛子倒是当紧。吹得好！”区上的公务员是个爱说话的人，“要不是韩区长命令我守电话匣子，我就给你们带路。”

“那你就执行韩区长的命令好啦。”严尚清说着，从板凳上欠起身来。

“其实，老王家的门也好找，过板桥，河西大柳树下往北拐，二道街，尽西头，坐北向南两间大坯草房，门口有眼井，并辘辘把是硬杂木做的，不过，天黑了，你们也辨不出辘辘把来。反正那道街有两眼井，你们找西边那眼……”区上的公务员够热火人的。

“行了，行了，凭你说得这样详细，我们在这西岔堡子里再找不到老王家，那可就是废物了。”严尚清在大门口连连对区上的公务员说，“你忙你的，你忙你的。”

在这山里，一过了晌午，天色一时比一时暗。这会儿，一

层青色的阴影，布上背坡的树林和房顶。村子里散发着劈柴和茅草燃烧的气味，一家家靠窗的烂心独木通成的烟筒，轻悠悠地冒出炊烟来，和天上撒下的青色光线融汇到一起，往四下里蔓延，连窄窄的西岔河道，也因这青色光线而变得幽深莫测似的。

板桥架在水溜儿上。不管过桥人什么心境，那溜口的流水总是一个劲儿欢快地喧哗着。西岔村的村政府，正迎流水喧哗的西桥头。这村政府可比河东的区政府阔得多，石头到顶的高围墙，两进的院子砖瓦房，前五间后五间，东西厢房有廊檐，黑大门，石台阶，一对把门石狮子不算大，蹲在这深山老林里也算够神气的了。门槛子足有二尺高，上面嵌铁条，里外各有七七四十九个大铁钉。右面小石狮子跟前，有棵山里红树，嘀哩嘟噜结满了火红的果儿。院门口，并排挂着西岔村政府、农会和民兵队的三块牌子。严尚清和刘金豆从牌子前经过，拐过房山头，见一群孩子哄嚷着迎面过来；孩子群里，是一个半驼半瘸、须发乱蓬蓬的老头子，胡子上缀着唾沫，一件补得黑一块蓝一块的破夹袄，襟扣儿扣串了位置，斜歪着裹住臃肿发胖的身子，喝喝咧咧哼唧着听不清词儿的调调，伴着手舞足蹈。淘气的孩子们用树条子捅他，他都麻木不知，照旧无节奏地哼着跳着。

哪儿来了这么个人？严尚清不由自主地站下来，仔细端量。刘金豆见县长的神色不对，搂起腰间的枪，就要冲过去，被严尚清一把拽住了。这一瞬间，那个老头子闪了闪神儿，怔了一下。又疯疯癫癫地顺当街走了。严尚清猛地想起来，“金

豆，你知道他是谁？”

“谁？”刘金豆着实没看出来。

“姜少卿。”严尚清肯定地回答。

那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子，凑到一头拱墙头的猪跟前，跳过来跳过去，逗得孩子们直乐。

“呀！”刘金豆很是诧异，瞪大了稚气的眼睛，“会是他？我记得林业局兰局长领着木把子们斗争他那会，他还穿着长袍马褂，腰杆儿挺得溜直，几个人都按不弯。那可一点也不塌架呢！”

“彼一时，此一时，千变万化人间事。恐怕他那会儿想也没想到共产党会给他留条命，也不会想到共产党会在这儿站住脚。”严尚清淡泊地笑了笑，“他这会儿也许 would 认为，共产党不要他的命，是为了叫他零受罪吧？”

“严县长，你说什么？”刘金豆没听明白严尚清说话的意思，眼睛还瞅着那疯疯癫癫的老头。刘金豆这岁数上的人，好象对什么都有兴趣，鸡飞狗跳，打架斗殴，他都当成热闹看，更何况当年不可一世的姜少卿落拓到这步田地，这可是新鲜儿。等他看够了新鲜，一回身，却不见了县长。

严尚清这时顺便跨过道边的一个镶铁条铆铁钉的高门槛，进了西岔村政府，在两进院子的青砖影壁前，被西岔村的村长迎住了：“同志，你有公事？”

“哦，我随便进来看看。”严尚清打量打量面前这个青白脸儿瘦高个的汉子，看他两只活泛得象琉璃珠子似的眼睛，就知道这是个精明能干的人。严尚清觉着面熟：“你可是姜喜正同

志？”

西岔村长姜喜正一怔神儿，跟着在暗忽影儿里相了相来人，忙把拴着烟荷包的小旱烟袋插到衣裳领子里，笑吟吟地伸着两手往跟前凑：“呀哈，这不是严县长嘛！唔，还有小刘同志！哦哦，快请里边坐坐！”

严尚清跟姜喜正握握手，依然站在影壁前，问道：“韩雪梅同志在不在这儿？”

“啊，韩区长呀，一个时辰前到过。这不，我这里边正准备遵她的话在开村干部会呢！你可不知，下河口那边小火车头一炸，满沟趟子平民百姓心发毛。这群众工作难做着呐！我这当村长的，没权没利，上下受气，韩区长还一劲儿说我对公事不上心。”不错，他姜喜正是无心当村长，但架不住有人推举。他土改前有四亩薄地一头牛；土改后，薄地换成好地，黄牛也变成了马，春种秋收、铲耢耩打，样样都拿得起来，正在上心抓挠日子呢！他才不在乎哪个党坐天下，搂点是点，谁给便宜谁亲（日前县城里处得相当生分的表姐夫——宽记油坊火磨厂掌柜杨富宽，给他弄了点喂猪糠，立时又热火地走动起来）。

严尚清心肠软，听姜喜正这番话，更感到有必要跟韩雪梅好好谈谈，提醒她体恤下情，尤其是在这种时候：抓好村干，稳住一片，是粗心不得的，随口问道：“那么，你们里边这个会开得可好？”

“咳呀，咋说呢？”姜喜正皱起眉头，“这不，该来的也没到齐，还得我去挨门儿找……哦，严县长，你有啥指教，也到会上

说说？”

“哦，那你就忙你的吧！”严尚清说，“我到西头老王家，看看韩区长是不是在那儿。”

“兴许在。”姜喜正边应酬着边往门外送严尚清。

严尚清又回头扫了一眼这处深宅大院儿，随口问了一句：“这地方原来可是姜少卿的住处？”

“不是他的，会是谁的？你掂掂西岔人的份量看，除了他，谁盖得起这带廊檐的砖石到顶的房子？”大概发觉自己的话味儿不对，打了个眼儿，姜喜正舌头一翻花儿，接着说：“这都是穷人血汗！姜少卿这家伙是双料坏蛋，在林业上，他是大把头，大柜头，压榨工友；在西岔，他是大地主，剥削贫雇农。坏着呐！”

“那你们可得把他管治得严点才是。”严尚清说。

“我是不含糊的。”姜喜正一翻眼睛，“别看论本家，他是我远房叔。我可跟他划清界线，不许他乱说乱动，不许他出堡子，还得按日子报告思想……”

姜喜正说得嘴冒沫子，姜少卿又迎面儿过来了，还是那么手舞足蹈，后头跟着一群孩子。

“啊——啊，”姜喜正一见严尚清注意瞅那姜少卿，忙说，“噢，我还忘了跟你说了，他疯啦！”

严尚清沉吟了一下，问：“疯了多久了？”

“少说也有半来年。”姜喜正回答。

那姜少卿旁若无人地发着癫，吓得一头拱墙猪没命叫唤。姜喜正冲上去，薅着姜少卿的袄领子，揉了个趑趄，骂了一声：